



光明少年叢書

我的同学

符·奧賽葉娃著

楊少俊譯

光明少年叢書

我的同學

符·奧塞葉娃著

楊少俊譯

光明書局出版

В.ОСЕЕВА
МОЙ ТОВАРИЩ

本書根據

蘇聯國立兒童文學出版局 1950 年刊行本譯出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版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版

版權所有



光明書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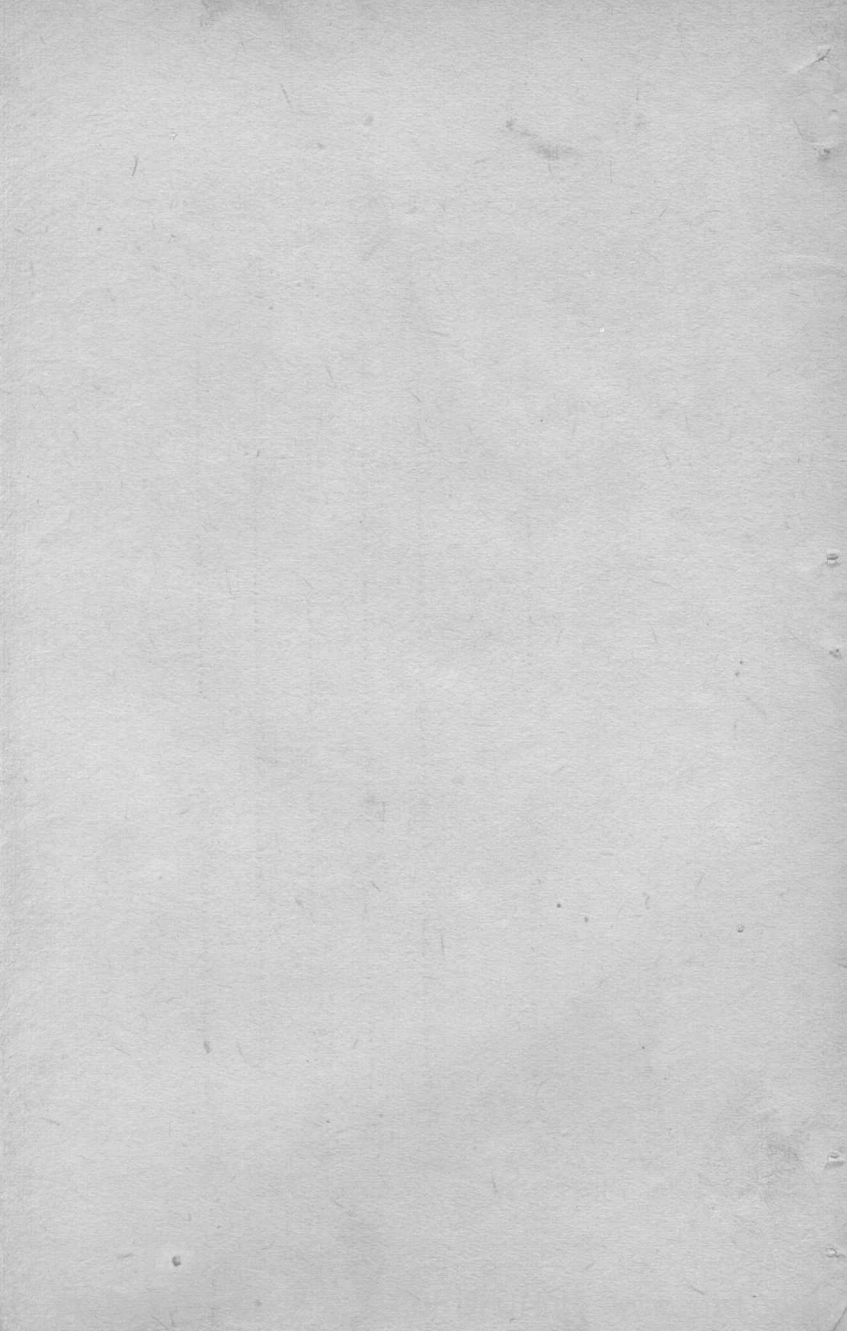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

三版 4501—6500冊

定價 3,500 元

目次

在級上.....	五
我的同學.....	二六
英雄的名字.....	三七
高斯加小組.....	四三
小櫻桃樹.....	五七
*	
後記.....	六九





在級上

當彼加走進教室的時候，孩子們立刻就把他圍起來了。

『一個新生，新生！』他們嚷着。

一個長得高大的孩子擠開了大家走近這個新生，把那晒黑而有力的手伸給了他：

『我們來認識一下吧，我叫葉戈尼！』

彼加微笑着，搖晃着向他伸出的手，一面向大家說道：

『我叫彼加·諾巴托夫！』

『諾巴托夫？好哇！』

『好姓名！』

『你來得正好哇！』

『我們這兒大夥兒都是很和睦的！』

『差不多大家學習得都好，就是保卡差一些！』孩子們互相插嘴地大聲說着。

葉戈尼眯着眼睛，胳膊倚着課桌，慎重地問道：

『喂，諾巴托夫，你呢？一般說來，學習怎麼樣？』

孩子們都沉靜下來，很有興趣地等待回答。彼加聳聳肩膀，微笑着說：

『對我，這倒是個奇怪的問題，我自然是個優等生！』

『優等生？』葉戈尼快活地拍着這位新生的肩膀說：『好極了！』

『同學們，他是個優等生！優等生！』周圍都像喝采般地喊了起來。

『我們的隊裏又添了一個！』

『葉戈尼，他坐在哪兒呀？』

『坐在最後一張課椅上吧，諾巴托夫！』葉戈尼說。

『爲什麼在最後呀？』彼加不滿地問。

『你不要生氣。我們的規矩是這樣：優等生總是坐在後排。我也是坐在那兒。至於其餘的同學就靠近先生坐，因爲這樣可以在外表上看得出來！』

『哦，這就好啦，我還不知道呢！』

孩子們莊重地把彼加送到課桌旁，然後團團圍好他，把學校裏所有的新聞告訴他。鈴響以後，老師走進了教室。

『安得烈·亞歷克山大諾維奇，我們添了個新生啦！』

『添了個優等生！』圓臉的保卡讚美地說。

『優等生？我很高興，你是怎麼知道的呢？』安得烈·亞歷克山大諾維奇微笑起來。

『只消看一眼，立刻就會看出來的！』保卡也笑了。

『可惜，你倒沒看看自己一眼哩，』老師開玩笑地說着，一面向那新生坐着的後排

課桌望了一眼。

『喂，新生，你好啊！我們來認識一下吧！你姓什麼呀？』

『彼加·諾巴托夫！』這個新生拉平衣服，理好剪短的頭髮，清楚地說道：『我是在托姆斯克學習的！』

『哦，那是個好城市，』老師說：『你將來把這個城市給我們談點兒吧！』

功課開始了。安得烈叫孩子們到黑板那兒去。並且問了彼加好幾次，彼加毫不遲頓地回答了問題。

『很好！好極了！諾巴托夫！』老師誇獎道。

孩子們都意氣洋洋地互交換換眼色，彼此用肘臂撞着自己旁邊的人。

保卡像個陀螺一樣地在課椅上坐立不安地轉動着，一面大聲地和自己旁邊的同學交頭接耳說：

『瞧，多完滿的一個優等生！』

『也許比葉戈尼還強哩！』

韋加好奇地細細打量着這個新生。他看見了新生剪成短髮的後腦，上衣的高領，肩膀和脊背都保持得妥貼而又平坦。

『好傢伙！』韋加想：『他什麼都不怕，而且保持得這樣好。和他接近倒是件有趣的事情呢！』

下課之後，孩子們全跑到彼加那兒去，大家全贊成地拍着他的肩膀。在掛衣室裏，

韋加問他：

『你回家走哪一邊呀？』

『我走左邊，你問它幹什麼？』

『我想跟你一起走，散散步好嗎？我把我們的莫斯科河指給你看！』

彼加同意了。於是兩個人就沿街慢慢地踱了兩個鐘點光景，看了許多銅像；在地下鐵道坐過車。然後就停留在莫斯科河的岸頭，對着那克里姆林宮高大的塔望了好一會。

韋加送彼加回家的時候，就向他提議以後放學之後，常常在一塊兒逛莫斯科。

『明天我們就一塊兒去吧！』彼加說。

『明天不行，我要去看一個同學。他生病了，我們大家輪流地把功課帶給他。三天一個人，過三天再換一個，明天剛好輪到我了！』

『唉，要三天哪！得啦，你去把功課帶給他，我等着你，咱們再一齊走！』

『不行，這樣做不好，通常我們一去總是坐一個黃昏。一會兒和他在一起做功課，一會兒下棋玩。還有一些新聞要和他談呢！本來，他一個人是很寂寞的，我們人倒挺多，所以我們就分配了任務啦！』

『我不喜歡病人，』彼加皺着眉頭說。

『不，他是個挺好的小伙子。跟你一樣，也是個優等生，同時也是個好同學。我們大家都喜歡他！』章加熱情地說。

『好啦！總而言之，再過三天，等你一有空，我們就到博物館去。』

『好啊，當然要陪你去！玩過博物館之後可以到電影院去……』

兩個人成了朋友，談話也變得誠懇而且坦白了。

『你知道，』韋加說：『我們級上的同學，自然並不是完全一樣的……比方拿性格來說就這樣……不過大家照舊很親密，同學們都是有鬥爭性的，對一切東西都發生興趣。誰要是聽到什麼東西，馬上就講出來；有時大家也在一起爭論。因為有的人聽到的這樣的，有的人聽到的是那樣的……』

『我喜歡這樣的同學！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在一起想出來，』彼加夢想一樣地說着：『然後再在少先隊會議上討論……』

兩個人分手的時候，感到在他們中間已經發生了堅固的友誼。

* * *

彼加在級上很快地獲得了威信。他熱心地和所有的同學在一塊兒談他所知道的東西，而且還善於有趣地講述他自己看過的事情或者是在什麼書上看來的東西。他的課桌漸漸成了級上最熱鬧的地方。時常總有一批同學擠在他旁邊。級長葉戈尼也很高興，因為級上添了這麼一位活躍有趣的同學。

唯一使葉戈尼不安的是彼加上課時的舉動。就是當老師把同學叫到黑板那兒考問的

時候，彼加好像顯得煩厭和焦躁的樣子。凡是遇到同學發生錯誤的時候，他總是倚在課桌靠背上，帶着譏笑的神情高聲地叫道：

『錯了，這樣不對！』自己急切地想來回答。

甚至老師也常常指摘他：

『彼加，你等一等，讓他自己想一想！』

站在黑板旁邊的那個同學於是便神經過敏起來，時時刻刻地望着彼加，看見了彼加臉上的微笑之後，終於又露出了狼狽的樣子。有一次，當這回事發生之後，葉戈尼走到彼加那兒和善地向他說：

『你是個優等生，你對什麼問題都可以容易地回答。但是這在別人却是件困難的事。當他們回答的時候，你不要白白地使別人發慌。』

彼加馬上生了氣，暴躁地說：

『這是怎麼說呀？不要使別人發慌？我可沒有打擾過誰。如果有什麼錯誤，每個人都是可以指出錯誤來的。』

『可是並沒有請你先指出來呀！因為一個人安心地想一會兒，不用你幫忙，他就會自己說出來的！』葉戈尼也生氣了。

大家都不想和彼加爭吵，但他們也說：

『彼加，這樣做不好！要是你站在黑板旁邊，正在動着腦筋、苦苦思索的時候，這時誰忽然插個嘴好不好呢？可能自己找出了錯誤，老師也認為不算是錯，別人一插嘴，那就會以為是別人替你回答的了。』

彼加聳了聳肩：

『你們最好還是好好地準備自己的功課，不要挑剔別人！』

他很滿意地走了。韋加也沒有在掛衣室等他一齊回家。兩個人都有着不愉快的感覺。彼加相信級上同學簡直是在妒嫉他。

韋加在回家的路上，想着這位同學：『老是這樣出風頭是不好的事情，彼加為什麼不懂呢？而且他還不願意聽同學們勸他的話，就像別人都在對他吹毛求疵似的！』

第二天彼加照舊幹他自己的那一套。葉戈尼皺起眉頭，生氣地咬牙。韋加也被彼加

這種行爲引得很生氣。上課的時候他坐在彼加後面，望着他那平坦的肩膀，自己生氣地想道：『瞧，你自己想想，這簡直不像是坐着，就跟豎在課桌上一樣！』

過了一些日子。彼加和韋加兩個已經很久不在莫斯科市內散步了，雖然兩個人心裏暗暗地都盼望在一起散步，但是誰也不願把它先提出來。

『有什麼了不起！』韋加苦痛地想道：『我可以跟任何同學到博物館去，不過遺憾的是，我把他當做同學跟他說話。可是他簡直是個自命不凡的傢伙！』

大家的注意力突然由彼加轉到了保卡身上。有一次老師在大家面前嚴厲地訓責了保卡一頓，責備他太懶，把規定在家裏做好的習題又搞得粗枝大葉。然後又對着全級說：

『學年的四分之一快完了，差不多所有落後的都上進了。但是我在保卡身上却看不出一點上進的希望。用些法子來影響同學，幫助他改正，是你們大家共同的事情！』

孩子們都向保卡攻擊起來：

『真的，你究竟想些什麼呀？』

『你想拖累全班嗎？』

和同學們商議的結果，由章加開始幫助保卡：檢查保卡的練習簿，詢問在家中做的習題。下了課兩個人常常還在一塊兒。章加增加了不少的事情。當重新輪到他去看望那位生病的同學的時候，葉戈尼說，這回讓彼加代他去。

一天早晨章加走到彼加那兒去，彼加正坐在書桌旁邊複習功課。

『你今天到伏羅加那兒去。』章加對他說。

『到哪兒？』彼加頭也不曾從書上抬起來反問着。

『到伏羅加·斯維特洛夫那兒去。知道嗎？就是那位生病的同學。級上已經決定派你代替我去，因為我現在正和保卡在一起學習，反正也快輪着你了。你去的三天是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不要忘掉！把功課帶給他而且還要和他坐一會兒談談級上現在正幹些什麼……』

『不過我完全不認識他呀！』彼加發怒地說。

『這倒沒有關係，我把你的一切都和他談過了，他很想見見你！和你談談什麼……』

彼加雖然聳了聳肩，可是還是問着地址。

韋加馬上從筆記本上撕下一張紙，寫上了街道名稱、門牌和住宅號碼之後，便走了。

就在這天，老師叫保卡回答問題。大家全都激動起來。

保卡的臉紅得像紅洋布一樣地站在黑板旁邊，膽怯地望着同學們。大家都沉默着用目光和微笑來鼓勵他。韋加對他點點頭。只有彼加獨自不關心地坐着，把右手放在課桌上，在望着自己的指甲。

老師提出一個問題，保卡回答了。

老師又問了一個題目，保卡又回答了。同學們都快活地互相交換着眼光。

『好啊！』老師說：『你拿粉筆來寫寫看！』

他把課本拿出來翻閱了幾頁，然後唸了幾個句子。

保卡小心地用粉筆在黑板上劃着，一面時時刻刻地偷望同學。同學們都從課椅上站起來，注視着每一個字，並且贊同地點着頭。